

# 第二件紗麗

文/釋見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在薄暮的朦朧中，一切東西看起來都像幻影，  
尖塔的基身消失在黑暗中，而樹頂也像是墨水的污斑。  
我將等待著清晨，我將醒來看見你的城市在光之中。 泰戈爾



◎那一夜，大地沈靜，繁星閃耀，佛陀於此成等正覺——金剛座上畢鉢羅樹下。

(攝影：陳眉伶)

## 金剛座上畢鉢羅樹下

佛陀在尼連禪河邊，被牧羊女當作是天神，供養了一碗乳糜後，來到畢鉢羅樹下精進禪思。經49天後一晚，那夜星光燦爛，佛陀的心也如星光般閃耀，這是驅散煩惱迷霧、柔和而明亮的智慧之光。

這偉大覺醒發生的位置，稱「金剛座」。「金剛座」與天地同時生成，賢劫時，有千佛坐在這裡入金剛定，因此稱為「金剛座」。如來要成正覺時，在其他地方打坐，大地都會震動；唯獨在金剛座打坐時，大地才會安靜不傾動。

佛陀從尼連禪河走來，看上一座山的幽靜，便想在那裡證正覺，一登上峰頂，整座山就開始搖晃，嚇得山神趕緊請求佛陀不要在此地入金剛定。往前走，有個石窟也很不錯，一坐，大地又震動，整座山搖搖欲墜。幸得天神指引，才來到這早已為佛陀證正覺準備的金剛座。

金剛座上有棵畢鉢羅樹，枝葉青翠，綠蔭蔽天。因為這棵畢鉢羅樹見證了佛陀覺悟的重要時刻，也就被稱作「菩提樹」。正覺的樹，也難敵世間人事興變，幾番翦伐火燠，今日所見菩提樹，是19世紀重植。一樣茂葉含翠，巍峨參天，圍著紅布幔，供滿濃郁香花（有點像台灣的石頭公的裝扮），還有一塊阿育王放置標示金剛座的石板。虔誠朝拜，金剛座上、畢鉢羅樹下，偉大的覺醒，一樣令人感到無限崇拜與敬畏。

◎金剛座是阿育王為標示佛陀成道地，所置放的一座石板。我們就在此金剛座與菩提樹前，舉行殊勝的受戒典禮。

（攝影：林士銘）







◎摩訶菩提大塔於19世紀修復完成。一樓大殿內有佛陀塑像，手呈降魔觸地印，殿內空間不大，因不同佛教團體的造訪，常是難以靠近的壅塞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事實上，來到菩提伽耶，主要參訪的是那座十四世紀興建，後因水患深埋於地，又被挖掘重建於19世紀的摩訶菩提大塔。從入口脫下鞋子，漫步大塔，是一階一階往下走；從地拔起的大塔，雄偉而肅穆。來來往往的觀光客拍照；著棗紅色僧衣的藏傳比丘正揮汗地精進大禮拜；金黃色袈裟的南傳比丘低頭經行。當然，我們還見到台灣法師領著居士，在地鐘聲中，專注唱念著「阿彌陀佛」。

繞行撫觸大塔的雕刻，我正沈浸在遙想佛陀當年的感動中時，一個沙彌，穿著南傳袈裟，拿著一片菩提葉，輕輕地碰了我一下，張著黑澄澄的眼珠，輕輕地說：「give you！」聽說這裡有些小乞丐，會穿著出家人衣服化緣。我提高警覺，搖搖頭，趕緊往前走，哪知這沙彌竟一直跟著，他睜著誠懇的大眼，輕輕地說：「I give you！」我瞪著大眼回看著他，一片菩提葉的誠意，能夠敲詐什麼？大概是他想跟我結緣吧！就這樣，我收下菩提葉，說了聲謝謝，便轉身離開。傳戒典禮得要趕緊去籌備。

殊勝的傳戒結束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趕緊……上廁所。就在我匆匆前行，那位沙彌出現了，用著他誠懇的大眼，指著我插在名牌套上的菩提葉，比比他自己，表示是他給我的，我點頭回意表示還沒忘。接著他就開始說他來自斯里蘭卡，如何如何……，這……，一片菩提葉是結緣，但是，我還是得有表示啊！

## 殊勝的傳戒

我們安排在大塔後方的一片柏油平地傳授在家菩薩戒與五戒。菩提樹蔭下的柏油平地是免費



的，幸運的是我們租借到了地毯、麥克風、小音箱、桌椅。原本所安排的：坐在矮板凳上的悟師父，在鋪著布的行李箱上，威嚴地敲下鎮尺，對著虔誠的居士們，大聲喝道：「能持否？」——這畫面怎麼有點像包青天！還好這裡服務周到，整場菩提伽耶傳戒典禮既莊嚴又隆重，這些器材真是幫了大大的忙。雖說異地辦活動，一切從簡，若有現代化設備協助，那自然是不在話下的滿意囉！

佛曆 2551 年 12 月 18 日，在印度菩提伽耶——一位凡夫成為至聖的地點——87 位居士，從悟因長老尼求受了三歸五戒、在家菩薩戒，誓願盡形壽追隨佛陀腳步，持守佛陀的教誡。生生世

◎佛陀最後還是沒有送我菩提葉，小沙彌也沒有。在我心中，卻永遠因為今日的朝禮，而落下了一葉菩提心影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◎就在此時此刻，我們共同見證了你們的菩提發心。從悟師父手中接過菩薩衣，你我的眼眶都溼了。願生生世世，不退菩提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

世，願在三寶護念下，永不忘記此時此刻的發心。

金剛座旁，畢鉢羅樹下，再傳一段佳話。時眾鳥歡鳴飛繞，法俗無限歡喜而還。

### 苦行林

下午安排遊覽佛陀修苦行的苦行林，先是到佛陀化度三迦葉之處，之後再穿越乾枯期的尼連禪河，在漫漫黃沙塵中，參觀牧羊女蘇迦塔(Sujata)供乳糜的地方。

佛化度三迦葉紀念處，脫落漆彩的涼亭，還能敘說一件集體改宗的宗教大事——三位極富聲名的宗教師，領著千位門徒棄本宗而改投佛教。撫今追昔，我輕問：當優婁頻螺迦葉波對門徒勇敢承認自己的錯誤，並說：「吾亦與爾俱返迷



途。」是什麼心胸與勇氣？近代，台灣現代禪創立者李元松，從倡導「理性、自力之禪」到「往昔一切的修行，我已全部放下，唯剩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。」令追隨者錯愕。落差極大的是舍利弗的外道老師散若耶，在面對舍利弗的離去與勸導，拒絕承認自己的有限，後竟抑鬱吐血而亡。

宗教生命探索的過程與體認，不只熱情、堅持與奉獻，在幡然回首那一刻，理應「往昔一切全部放下」。如果真躊躇了，又是為了什麼？

## 黑與紅

下車徒步進入村莊，鋪著柏油的小路穿越緊鄰的土砌茅屋，沒有門或者只是稀疏的竹籬笆圍著。屋後是一畦一畦的田，有些種著高麗菜，大多是休耕，樹很少。這是尼連禪河邊的小村落。

不知從哪家竄出來的小孩，一個接著一個，男孩女孩都穿得破舊，發油成條的頭髮與身體，只有飛繞頭上的蒼蠅愛樂不捨。小孩們跟上我們的腳步，一路喊著：「money、money。」另外，有幾位穿著較好的青年，一樣不知從哪裡冒出來，拿著筆與收據簿，說著流利的英語，也跟在我們的隊伍中，為他們的學校募款。

◎印度北方，大多為貧窮的省份。苦行林一帶的村落，更是家家土磚築牆、茅草覆頂。村裡的孩童，一路跟隨著，口中還喃喃地唸著「money money」。

(攝影：林侑增)



◎寬闊的田埂上，穿著橘色背心的我們快步走著。幾個人後面，就跟著二、三個孩童，長長的隊伍在田埂上蜿蜒了幾公里。雖然沒有 money，也沒有 candy，最後，彼此還是大力揮動著手：「bye bye！bye bye！」

(攝影：簡伊伶)

聽著三迦葉的故事未竟，突然傳來毆打怒罵的聲音。接著，就聽到小孩們興奮的尖叫聲，所有的孩子們都跑往某個方向。我驚愕地四處張望，遠處，只見一位青年手摀著臉被趕出三迦葉的涼亭。「怎麼回事？」據說是這位青年越界募款遭驅逐。而我心有餘悸的是：那群小孩發現有熱鬧可看的尖叫聲。

離開苦行林時，穿插在我們隊伍的，除了這群小孩、青年，又多了圍著破舊紗麗的老婦人、不良於行的殘障者，在田隴中形成一條長長的人龍，百人隊伍看起來竟有三百人之多。我抬頭往前看時，蜷曲的髮、俊俏的側面、還有黑色夾克，那位被毆的青年竟然就走在我的前頭。他左側一道鮮紅的刮痕，劃破黝黑的臉龐，更顯得刺眼。一路，只要他側轉過頭，我就盯著那道紅傷痕看，耳邊猶存那群小孩興奮的叫喊。



## 暴力與貧窮

人一旦有了歷史意識的覺醒，就不再只憑本能過日子，而會開始以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及自己所屬的團體，也開始產生某種憤怒。如今，印度到處瀰漫著這種憤怒。印度人經歷了普遍的覺醒，但每一個人最先察覺到的是自己的團體或社群。每個團體都認為自己的覺醒與眾不同，每個團體都想把自己的憤怒跟其他團體的憤怒區別開來。

（奈波爾／百萬叛變的今天）

印度的暴力問題難以迴避，報紙每天都會刊登官方報告，描述幾個人被錫克恐怖份子殺害；幾個人因窩藏恐怖份子被捕；幾個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衝突被捕……不同團體或社群所引發的暴力衝突，還包括了膚色、種姓、性別等。

在新德里最後一晚，我們計畫去印度門參觀，卻只見警察、拒馬、槍枝；從印度回台灣時，新德里機場門口就是一把機關槍對準每個走入機場的人。事實上，當印度在2006年晉升為全球五大核武勢力之一，甘地所提出的「非暴力」在印度已成了令人羞於提及的陳腔濫調。

1985年8月15日，印度第一位國家總理尼赫魯上任，他欣然向蘇聯學習，完全抹煞甘地的政治理念，將印度帶向國際強權的方向。不斷發展國家軍備實力，忽略農村，強化國家的力量控制廣大的農民，並以武力的方式併吞許多印度王侯的公國。而計畫性的國家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結果，就是力量強大的國家印度，另一方面是生活貧窮悲慘的印度人民。

貧窮的強權，印度，縱使是世界第十二大經濟實體，甚至擁有亞洲矽谷城的高科技國家，印





◎老婦人，您在街上生活已經多久了？是否至今，妳還沒有等到妳的第二件紗麗？

（攝影：林侑增）

度卻有世界三分之一的貧窮人口。佛經裡曾提到有對乞丐夫婦，他們共穿一件衣服，一位外出乞討，另一位只能躲在家裡。在見到佛陀之後，他們供養了那塊連衣服也稱不上的破布。難以置信的貧窮，甘地也曾遇見。

甘地在比哈爾省堅巴蘭停留六個月，深感震驚的不只是農民被剝削的悲慘，還有村子裡的貧窮和骯髒。他曾請人來村子裡為孩子們上課，並教導婦女基本衛生。有人問了婦女們為什麼不換洗衣服？其中一個婦人帶他們到住處看：「你看，我的箱子和櫃子裡連一件可以替換的衣服都沒有。身上這件紗麗是我唯一的一件，要怎麼換洗？請您告訴聖雄，如果他再給我一件紗麗，我保證每天洗澡，每天換穿乾淨的衣服！」

時隔九十年後，我在印度比哈爾省，望著裹著破舊又骯髒紗麗的婦人，伸著手，連money也哼不出。老婦人，還沒等到第二件紗麗嗎？